田間文集

田間文集卷第三

論

戰勝廟堂論

天下無常勝之兵而有必勝之算算定而用兵所謂先勝而後戰者也夫制勝之算不一有不戰而勝者矣有因敗以爲勝者矣有可以勝而不必勝而因以大勝者矣此皆臨敵制變因勢乘利轉勝敗於呼吸之頃故曰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未有方略一定至於事變已更機會可乘而猶稟廟堂之成算以取勝者也史稱光武戰勝廟堂請得而論之光武策赤眉之必就穀東來但

折箠以應之赤眉果遂歸附兼彭寵之必內自相斬救
朱浮但需受降而子密果斬寵以降兼耿隆朱浮爲營
相去百里其勢不得相及之必敗使者未反而軍已敗
策吳漢進逼成都與劉尚阻江爲營分屯南北岸之必
敗詔書甫到而漢已敗賜竇融璽書言河西情事一一
指諸其掌河西大驚以爲天子明見萬里之外諸如此
類皆見幾於事勢之先決策於廟堂之上尺一指揮無
有毫髮或爽史謂戰勝廟堂者豈不然乎然帝自起兵
舂陵迄踐大號無日不在行間故其於地勢軍形物情
事變習之旣久故算之輒得也若夫後世人主身不御

鞍馬日不識戎行旣不知有兵凶戰危之事而所與謀者又皆白面書生可聽不可用之言以其籌畫據爲勝算而欲使邊庭百戰之將稟之以成功於外者難矣隋煬帝之征高麗也下敕諸將舉事進止皆須奏聞待報故每有事機可乘諸將不敢擅赴卒至於敗此戰勝廟堂之說誤之也趙充國曰百聞不如一見兵難遙度臣願馳至金城圖上方略則廟堂之上不足以定方略審矣是故光武之有算輒勝者不過一將之智一算之中而其所以取天下不存乎是也光武之取天下在於審天下之大勢而知用兵之先後也其始尊意河北取河

內以爲根本以待更始之自敗既都洛陽則委長安於赤眉以俟其饑困之自降長安已定先服河西之心而置子陽於度外專事天水觀其自將征隴雖以郭憲之拔刀斷靷而有不可止得隴望蜀子陽固已坐成禽矣此所謂制勝之全算也漢高祖屢挫於項籍當是時天下非漢有也而曰誰爲我間英布使反楚吾取天下可以萬全卒用布與彭越往來撓楚以定天下唐高祖推戴李密使爲遏東方之師而乘虛以取關中宋太祖不取太原使爲備西北二邊迨削平四方而太原拱手以

按此數君者不惟善用人并能用敵不惟能用敵之從

并能用我之仇廟堂之勝算其在斯與其在斯與抑便有進焉禹征有苗不服退而舞干羽于兩階而苗民格命文王伐崇三旬不降退而增修文德因壘而降則制勝之道又在德不在算也

大吏論

天下大矣昔者聖人不能獨理也於是列之萬國而立之君分之九州而統以方伯使各治其職以聽命於一人於是一人端拱於上而天下以治古之國君即今之郡縣有司也古之方伯即今之督撫大臣所謂大吏者也大吏者所以為天子督帥郡縣之有司而不治郡縣

之事莊子曰上無爲而下有爲無爲則用天下而有餘有爲則爲天下用而不足上必無爲而用天下下必有爲爲天下用大吏之於郡縣其道亦由是也故曰下職詳上職要上下非尊爲君與臣言也位益下則其事益煩位益上則其事益簡非簡也所轄者衆其勢不得不然也天子執要以課大吏大吏執要以課羣有司天下雖大惟其意指之所在而趨赴恐後則亦得其要而已矣夫大吏之要豈不在於察吏哉察吏而當謂之稱職不當謂之不職天子所以責大吏者惟此一事也今夫吏弊極矣然非甚難察也直道在人其有善者人未嘗

不稱之有不善未嘗不詬厲之不脛而走無翼而飛道路之口蓋有不知其然而然者而又加察焉則其善惡情僞可以得十之八九矣是故於其始至也舉一二人而格外優之以示勸劾一二人而盡法治之以示懲刃發於硎使其知吾鋒之不可犯也而後濟之以寬和慎用其耳目使復有不可測之慮以持其後非甚不肖未有不思改圖者矣夫吏所以懼大吏者以其能察而有舉劾之大權也舉劾不行則察何懼焉然劾尤急於舉察而不舉賢者未遽改操察而不劾不肖者益無所忌憚矣漢世有刺史之職猶後之直指也以刺名官其義

可見故多動少舉令其權一歸諸大吏矣故凡大吏始至郡縣望之若鬼神畏之如雷霆委巷市井閭處處疑有爲之刺察者在其側也郡戒其縣縣戒其吏互相約束奉法惟謹者月餘莫不惴惴然側耳以聽大吏之動靜一月之後舉動杳然間一行之不過卑冗老疾不足爲民大蠹者或先已有處分者借以塞責而後向之惴惴者始迫然其自得也頑者仍其故狡者且思有以用之也而且曉之以誠諭申之以禍福要之以鬼神凡所以敎廉而禁貪者亦既深切而詳至矣夫廉可獎也而不可敎也貪可懲也而不可禁也今之革私派減火耗

省詞訟罷罰鍰有取於民者無不禁也廢交際絕問遺損騶從止宴會身服浣濯之衣口厭藜藿之味苟可以致廉者無不身以先之也而郡縣果遂悉遵行乎亦陷遵之而實悖之乎夫事之已甚者聖人不爲也不近人情者不可以行久也銳於始者必怠於終也上之所禁過嚴則下之所取愈巧民罹其巧取之無窮則固不如不禁之爲愈矣上帥以儉誰不欲儉然祗儉於出也而未儉於入祗儉於至親故舊也而未嘗儉於妻子皆藉口曰上之致也則是上之教儉適以濟其貪而已廉云乎哉吾謂頑者不之遵而狡者遵之以爲利非虛語也

而且煦煦以爲恩察察以爲智好親有司之細務煩瑣多端至於罷倣叢脞不克勝任爲其下所竊笑則益不足以治吏矣此無他皆務其詳而不務其要也荀卿子曰上好要則百事詳上好詳則百事荒豈不然哉吾所欲爲者不必自己爲之吾舉不踰時而爲之者衆矣吾所不欲爲者不必禁彼之不爲吾効不失實而爲之者沮矣振衣者惟挈其領張網者必舉其綱綱舉而目自張固不必一一盡心於其目也大雅之頌文王也曰綱紀四方其誦成王也曰四方維綱明王之治天下未有一切從事而不擥其綱者也賞罰者朝廷之綱也舉動

者大府之綱也舉劾當而賞罰不行則朝廷之綱紊矣察吏嚴而舉劾不用則大府之綱弛矣綱之不振而徒恃其精神才智之足以有爲名曰治之實亂之而已吾所謂上之職要者此之謂也

正統論上

歐陽子謂居天下之正合天下於一斯正統矣堯舜夏商周秦漢唐是也始雖不得其正卒能合天下於一晉隋是也皆可予以正統天下大亂其上無君僭竊並興正統無屬南北分立東晉後魏是也其或終始不得其正又不能合天下於一曹魏及五代是也是故正統有

時而絕上自堯舜歷夏商周秦漢而絕晉得之而又絕隋唐得之而又絕凡三絕而後續惟有絕而有續然後是非公子奪當而正統明歐陽子之說是也獨怪其以東晉不得比於東周謂平王以子繼父自西而東不出王畿之內愍帝歿而琅邪與位非嗣君正非繼世不可以言正統與後魏並黜過矣後魏繼劉石慕容苻姚之後并一中原所繼者誰之統與若晉既予以正統矣琅邪爲晉帝之子懷愍繼殞江表代興兄終弟及而謂非嗣非繼不得與平王比何也設使幽王之世宜臼死讒驪山禍作諸侯以王無嫡嗣遂坐視其亡乎抑將更求

周室之子孫而立之耶則謂所立者非平王遂不足以繼周統乎使無平王卽奸命之攜王亦正統也且平王舍豐鎬而都王城與琅邪舍洛陽而都建鄴何以異歐陽子又以蜀漢與劉崇相擬謂備與崇不得爲正統則琅邪亦安在所黜也且崇豈可與備並論夫崇所繼之漢可以與備所繼之漢同日語乎崇之先當五代之季因時竊位本無正統相承若蜀則猶是漢高光以來正統之所存也山陽公崩漢中王稱帝一姓繼與不得謂之統絕若以備爲漢之庶支光武獨非庶支乎昔景帝後也若以蜀地褊小東周三十六縣不太於巴蜀漢中

歐陽子幸而生於宋全盛時也不幸而生於徽欽之世其何以處夫為南宋者耶然則豈惟東晉為正統無疑即蜀漢亦斷乎以正統也東晉雖僻在江外海內人心屬焉即北朝人士如王猛輩亦以為江東正朔所在歐陽子烏得而絕之文中子曰陳亡而後五國亡五國相承者晉之統也自陳亡而統絕而後隋始得以繼之非繼晉統繼中國之正統也歐陽子謂統凡三絕漢得之而絕是既不予蜀也謂晉得之而又絕是以東晉與五戎並黜而不顧中國一線之在江表者未嘗絕也謂隋唐得之而又絕若後五代南北分據天下無君者四

十餘年此爲眞絕矣於此不謂之絕則羿浞王莽皆可以稱繼統也吾嘗謂正統者天命之所歸也人心之所係也然而人心爲本天有治命有亂命人心之所不屬者天之亂命也雖合天下爲一統而不得謂之正統天命既去人心猶存雖竄伏於偏方一隅人心隱隱係焉即萬世人心隱隱係焉則統雖至微如線而未嘗絕也寧都魏禧曰東周君一日未遷遯孤聚則正統猶一日屬周蜀後主一日未出成都城則正統猶一日屬漢禪宋之詔一日未書則正統猶一日屬晉崖山之舟一日未覆則正統猶一日屬宋此非有強之人心實然也人

心一日未忘即天命一日未去正統一日未絕也彼後世正統之說者各持一義其義皆有難通其一以人心斷之可乎

正統論下

蘇子瞻之論曰正統之爲言猶曰有天下云爾名耳不以實也吾視天下之所同君而加之又焉知其他蘇子益進魏與梁幷後五代而皆予以正統也其說曰今有言鄉人恥與盜者偶聖人豈得與篡君同名哉不知鄉人與是爲盜者民則皆民也士則皆士也大夫則皆大夫也則亦與之皆坐乎苟其勢不得不與之皆坐則鄉

人何恥耶聖人得天下篡君亦得天下顧其勢不得不與之同名聖人何恥耶蘇子之論於是爲大謬矣夫爲盜者與士大夫皆坐在士大夫或有不得不與皆坐之勢若旁觀之人肯遂指此坐者同爲士大夫耶後之人肯令此坐者與其俎豆於一堂耶卽令共之後之人必且麾而黜之不黜則王荆公至今以配孔子可矣而欲躋朱温於堯舜禹湯之後與並稱爲帝何不倫之甚耶歐陽子雖不予梁以正統然猶不肯僞梁謂彼有梁之土地臣梁之吏民立梁之宗廟社稷而能殺生賞罰以制命於梁人則是梁之君矣安得曰僞哉夫古之篡逆

者誰無土地誰無臣民誰不立宗廟社稷以生殺賞罰制其人命以此謂不在僞則夏之羿浞漢之王莽唐之安史皆不得爲僞矣彼溫土地不廣於此數逆傳世歷年不久於此數逆也而蘇子以魏梁並論夫溫安得與操比哉當獻帝時中原尺寸非漢所有操百戰以取諸羣雄之手而奉山陽公衣租食稅者四十年卒以令終溫之中原皆一一篡諸唐而有之也弑昭宗殲其子孫滅唐社稷古今來篡逆之臣窮凶極惡未有若溫之甚者也蘇子盍惡朱之統無所承不得不以五代爲正統相承以及於宋而以梁繼唐焉因并進魏者所以爲梁

說也苟如是則應以後唐繼唐矣夫梁亡唐者也後唐為唐報仇者也以為唐報仇者繼統則亡唐者為賊矣非僞而何吾嘗謂天下如大第宅其更姓易主者常也一旦為盜賊竊據或居人去盡禽獸窟宅其中久之驅除整頓復為夫力者所有後之人歷數宅主屈指從上以來未有並盜賊禽獸而數者也由蘇氏之論凡宅其中者卽盜賊禽獸與從上以來宅主無以異矣由歐陽子之論苟居是宅則不得目之為盜賊禽獸矣有是理乎歐陽子又曰朱氏以梁李氏以晉其起而窺唐而梁先得之李氏因之借名討賊以與梁爭中國而卒得之

勢不得不僞梁而繼其後者遂因之使梁獨被此名也歐陽子何其庇溫之甚耶溫滅唐蜀王建致書克用請各帝一方克用答曰誓於此生靡敢失節其後又以勸存勗存勗泣言家世忠孝立功帝室誓死不爲彼其平生志報梁仇一旦改圖稱帝張承業始痛哭謂誤老奴則其父子平時未嘗有窺唐之志亦可知矣今夫大盜入人室殺其主殲其子孫盡據其所有人人痛憤有壯士奮起而剿滅之凡盜所據有者皆恐爲壯士有舉世莫不稱快而議者猶謂壯士與盜向皆利主人所有使不爲盜據彼且據之矣今特借報仇爲名原其心與盜

同律可乎歐陽子何其於溫過厚而於李氏過刻耶原歐陽子不肯僞梁之意蓋不難于梁以正統特無奈於人心之公義不容耳蘇氏宗其意而遂昌其說吾不知兩公皆宋賢者其是非好惡何以與人異如此

形勢論

今爲形勢之說者謂自西北下兵東南猶據高屋之上而建瓴水也其勢順故其事易由東南進取西北猶仰面而攻也其勢逆故其事難以愚觀之直視其人視其時而已形勢豈足論哉項羽漢高皆起自下邳沛上而取咸陽劉裕以江左之衆一戰而破廣固再戰而復長

安非自東南而西北者乎桓溫北伐破藍田進軍灞上柳景元破魏師克潼關直自抽兵回耳未聞有與交鋒挫銳而退者安見其難也北來之師曹操不敗於赤壁苻堅不殲於淝水乎六朝以來鍾離壽陽之間互有勝負未聞北少有加於南而何以為易也漢唐之正位長安還師南徇與明初之定鼎金陵命將北伐皆所向無前其易無以異也至於建都則爭以關中為形勝之地婁敬曰秦地被山帶河四塞以為固卒然有急百萬之衆可具此亦扼天下之吭而拊其背也留侯曰關中左殽函右隴蜀阻三面而固守獨以一面東制諸侯嗚

呼此本六國時策士之見也秦自穆公以來不與諸夏爭長閉關脩政以撫馭諸戎使爲之用終秦之世無戎患焉至孝惠之世西并巴蜀南取漢中北收要害之郡義渠諸戎爲之扞蔽是其關以內亦既金湯鞏固無有後處而又加以富足兵強於是開關延敵天下不能與之爭彼六國自相殘滅左右受敵秦坐乘其弊譬如猛虎負嵎以聽羣羊之鬬待其自斃而攫而有之也秦豈能制六國哉六國自折而受制於秦此所謂能一面以制天下也漢以來時勢變更東方無事關險不足重矣婁敬亦云關中民少北近匈奴東有強族一日有變未

得高枕而臥頫徙六國後及郡縣豪傑以實關中爲強本弱末之謀則敬之所謀亦依然任人事而不全恃地利也當漢之初北邊有瞥烽火通乎甘泉唐太宗時突厥直至便橋及乎代宗吐蕃突便橋入京城燒宮室天子出走是關以內敵人所以窺秦者非一路秦受敵之處固非一方而謂阻三面而制一面留侯之言至此不足據矣其曰左殽函右隴蜀當其盛也隴蜀皆以固國及其衰也隴蜀即爲敵國諸葛亮不由蜀出祁山而與秦氏雜耕於渭濱乎唐時吐蕃之寇皆由隴道關中之形勝安在毋怪劉裕既定三秦委而去之雖誠意在急

歸受禪亦或以關中不足守而其所爲形勝無以過於江南也夫以晉之取吳謀之數十年竭中國之財力値孫皓之暴亂僅乃克之裕孤軍獨進直指長安覆其國縶其君則函關之危泥固不敵長江之天塹矣是以曹丕佛貍皆臨江不濟歎爲天之所限謂其險也惟是國無其人則江不可守然無其人關亦豈可守哉漢之赤眉唐之安史黃巢之徒入其關如踐無人之境關不足恃明矣故曰恃德不恃險雖然國亦何可無險也易曰王公設險以守其國山川丘陵地之險也設之以爲險者王公也而天下之無險可設者莫如汴梁吾觀五代

之君互相篡滅以及宋祖受命皆兵到輒降未曾有拒守之事誠知其不可守也張方平曰國家無險可守特恃强兵立國初太祖欲遷洛陽晉王力阻而止歎曰不出百年民力竭矣蓋知民力之竭於養兵也迨其後民困兵弱粘罕長驅城下遂以二帝與之毋怪其然矣周武王語公旦曰我南望三塗北望岳鄙顧瞻有河粤詹伊洛毋遠天室意在營雒也成王承武王之志使召公相宅周公復卜卒營洛以鎮九鼎及其後宣王復古會諸侯講武成周以奏中興之功誠以是爲風雨和會之鄉朝貢道里適均天下所共便也且其地東有成臯西

有滙池倚河向洛其固足恃而子房以爲四面受敵非用武之國夫秦漢唐之末關中四分五裂終日尋於戰爭豈必洛陽之爲四面受敵乎若論山川之囘環地氣之龐厚宅中以建極未有踰於洛者也晉都洛陽其滅自滅之也東漢北魏與文致治幾於太平其後奸臣內亂召寇與戎互相爭奪以至於亡非以無險足據一旦有敵國之師攻而取之也然則論形勢退洛陽而進長安亦攻之不得其詳者矣

成敗論

成敗不足以論英雄自古記之軍旅之事有垂勝而忽

敗者有將敗而轉勝者皆天爲之也後之人於敗必吹索其所以敗於勝更推原其所以勝者妄也晉桓溫伐蜀蜀欒之晉師敗督將戰死衆懼溫遂下令收師鼓吏誤鳴鼓師遂進擊大破之隋王辯與王世充討李密阻洛水相持經年辯已攻敗密營毀其柵將乘以入世充不知鳴角收兵反爲所乘遂大潰辯走水上溺死鳴鼓鳴角皆誤也而或以勝或以敗豈人之所能謀哉晉謝玄與秦苻融阻淝水而陣晉師不得渡玄語融令少退師得濟而戰融麾陣且卻欲因其濟以鐵騎覆而取之軍退遂不可止融親馳略陣馬倒被殺師遂大敗後周

尉遲迥遣將安悖與隋韋孝寬隔水相持亦用此法以致孝寬之濟而孝寬鼓行徑渡大破周師夫𫎇與孝寬渡水索戰兵家所忌犯之而以成功苻融安悖俟其半濟而擊古有成效行之而以敗死則必謂此應勝而彼應敗豈信論乎兩軍之勝敗千古以爲口實要非所謂必勝必敗之道也若夫未戰而知其必勝未敗而知其必敗者有之矣項羽之救趙沉船破釜持三日糧示士卒必死劉裕伐南燕度大峴舉手指天喜曰吾兵已度險士有必死之志已取長安舟師乘勝至渭王鎭惡悉令放舟順流急去謂其衆曰去家萬里不死戰立功無

以歸矣若此者其勝寧待戰而知乎泓之戰宋襄公俟楚師既濟成列而後戰泌之戰中行桓子鼓於軍中曰先濟者有賞夫待楚既濟而戰是堅敵人以致死之心下令先濟有賞是敎我軍以求生之計若此者其敗又豈待敗而知乎今夫將一國之衆裹糧坐甲而驅之戰者驅之死也人孰肯死即平時有感恩效死之志及臨死而志變矣則惟法以制之利以誘之勢以劫之法之制制其死也故犯者必殺使萬有一免焉則法不足以制之矣古人行法雖親愛必斬以徇所以信法也利之誘誘其死也民貧則命輕命輕則舍生以趨利富則命

重命重則利不足以誘之矣古人知兵害不可戢皆潛令熸其所有貧之而後可鼓之趨利以就死也勢之刦劫以死也兵法曰置之死地而後生陷之亡地而後存苟生路不絕則勢不足以刦之矣韓信出背水陣使人知必死然後肯致死以求生也由是論之兵有死志者必勝有生心者必敗此一定之理矣閩粵之民好亂吾嘗謂其必不能亂近山者倚山之巖穴近海者恃海之帆檣先辨退步後事搶攘故其民易以亂亦易以敗惟其有生路無死心也若今之爲亂者其將吏富樂已久其士卒室家可戀當發難之初倘能焚其巢穴棄其室

家悉衆以前無復後顧成敗猶未可知爾乃倚故土爲之根本頓兵險固之地算出萬全爲之將者有進可以戰退可以守之計爲之兵者有進則受賞退則寧家之思退步在後豈尚有進心乎以此而守守必潰以此而戰戰必敗吾故曰有必敗之兵不待戰而知者此之謂也

田間文集卷第三

書

與方素伯論周正書

聞釋疑一書已爲姑孰郡伯授梓計日可成當得全覽所示春王正月一冊似專主蔡說力闢鄭孔改時改月之謬博稽詳攷詞達義暢足以折諸儒之辨而僕疑終不能釋也凡足下所說僕向者亦有此見但未能如此攷核耳觀近日諸儒闢九峰而并訾晦菴康侯者皆以左氏爲據愚謂因經而立傳以傳證經者是也足下引詩書以駁左氏之謬此亦本蔡氏之說蔡氏謂伊訓元

祀十有二月乙丑元祀爲太甲卽位之元年商正建丑故以十二月爲正朔也三代雖正朔不同皆以寅月起數惟朝覲會同班曆授時則以正朔行事其後三祀奉嗣王歸亳亦在十二月則所重正朔可知矣泰誓惟十三年春春春者建寅之月也武成惟一月亦寅月不曰正而曰一者商以十二月爲正朔故以寅月爲一月也蔡說如此夫商法固不可以證周周初之法亦豈可以證周治定後之法乎而今有說者謂商正建丑其十有二月乃夏正之十一月也孔傳言湯崩踰年太甲卽位奠殯而告也於子月卽位者所以便丑月新君見諸侯朝

正旦也若云必踰年而即位改元此春秋之義周制未可以律商也三祀之奉王歸亳亦以是月其義亦猶是也泰誓十有三年春此即春王正月之春謂十一月也武成惟一月壬辰越翼日癸巳王朝步自周於征伐商戊午師渡孟津癸亥陳於商郊敉野其謂一月者孔氏以爲建子月也自癸巳至戊午凡二十六日皆在一月內癸亥則十二月之四日也班固以三統曆推周之興師在殷十一月戊子夏十月也伶州鳩曰武王伐商歲在鶉火日在析木析木亥之辰也後三日得周正月辛卯朔越二日癸巳武王始發戊午渡孟津明日己未冬

至則武成一月之爲夏亦六月而周正審矣蔡氏以一月爲寅月果足據乎然吾猶怪周未受命遂不用商正也朱子以詩經皆用夏正觀豳風七月之詩夏正歷歷可攷蓋以后稷先公皆夏諸侯也解者謂篇中有就后稷先公時言者則以夏時如凡言月者是也有就當時言者則以周時如凡言日者是也蓋日月錯舉未容沒周時也小雅出車之詩小序謂文王奉王命以出師獫是商正則春日爲卯月草木亦已榮矣不得以爲季冬寅月也周頌臣工維暮之春若辰月則戒農功不已太晚乎來牟將受將者預計之詞於寅月之麥色已卜巳

月之麥秋矣宣王六月之詩朱子引司馬法冬夏不興
師六月正夏出兵言其急也周六月當夏四月猶是夏
也小明之二月以爲丑月則日月方除日月方奥義有
難通然以二月爲卯月除字亦豈可通乎解者謂除陳
舊而從新也子月中日南至矣此月則去南陸而北陸
有更新之象焉奥與堯典厥民隩同義詩未嘗作奧幾
謂日月正在季冬氣極寒民方隩處之時也且采蕭穫
菽夏正九月十月之事而詩言歲暮非周正乎四月之
詩序以爲大夫刺幽王而遘禍亂之作今誦其詩愁慘
可見若就夏時言則夏秋冬三時如常無所可譏意必

時令乖錯寒暑反常故足憂也外紀載幽王九年六月
隕霜故有正月繁霜之詩此詩之作疑即其時所謂正
月者正陽之月在夏爲四月在周爲六月徂暑者言自
卯月立夏至此月爲季夏暑氣定日盛一日矣蓋必因
不暑而始述其常也於何知之於次章秋日淒淒百卉
具腓知之周之秋則午未申月也正當極暑以長養萬
物而淒冷如此百草皆病蓋自六月徂暑而至於秋猶
不知暑則繁霜之爲災也過此爲冬定漸寒矣而暑反
甚曰冬日烈烈以見陰陽之乖其序寒暑之失其常皆
亂亡之象也諸如此説雖未必於經義悉合然言之有

據足下固未有以折其駁也若足下所引金縢秋大熟未穫以爲必酉戌之月然後可稱大熟周六七月皆秋也今六月江楚食新穀吾鄉七月稻已登揚豈有不知其大熟者乎而猶未穫似與今無以異也引君牙若涉春冰之喻以爲必東風解凍然後冰不可涉夫周雖建子而寅月猶是春也月令寅月立春卽言東風解凍北方立春一日卽不敢涉冰不俟凍眞解也足下又以魯郊啓蟄於正月卜郊爲疑按魯有兩郊正月卜郊冬至也四月卜郊啓蟄也啓蟄周所賜也冬至僭也夫子曰魯無冬至之郊原其始以譏之也田獵雖有四時之名古

人之稱謂亦不盡據宣王車攻之詩既田獵言行狩又曰之子于苗豈兩時兩事乎孔氏云田之禮惟狩最備故以爲獵之總名若春之獵爲蒐然比年簡徒亦名爲蒐三年大簡車徒名爲大蒐而凡有事於征伐者皆先蒐乘亦不盡拘時月也此皆不足深辨總之以左傳按之周正之改時改月斷然無可疑者足下以鄭漁仲郝仲輿之言謂左氏爲後人之書多所傅會此猶王介甫之以春秋爲斷爛朝報歐陽永叔之不信繫辭爲孔子作也豈其然乎左氏浮夸其言鬼神占卜夢兆之事多涉荒唐當亦本諸列國紀載非以臆撰至於本朝正朔

爲七百年遵行之鉅典寧可以妄言耶其最著者則僖五年正月辛亥朔日南至也足下謂春秋之法書異不書常若十一月爲正月日至其常也何必書攷諸經實未書也傳獨載之以公既視朔遂登觀臺以望而書禮也凡分至啓閉必書雲物爲備故也經何嘗書以紀異乎又謂昭二十年日南至若以二月爲丑月丑月安得日南至乎杜註有之史失閏也攷春秋時之失閏者屢矣自文公閏三月傳曰非禮也杜註曰閏在僖公末年也襄公二十七年十一月乙亥朔日有食之傳曰辰在申司歷過也再失閏矣蓋周十一月今九月也當建戌

而在申故知再失閏也其後哀公十二年冬十二月螽仲尼曰火伏而後蟄者畢今火猶西流司歷過也杜註火伏在十月今西流是九月矣失閏故也由是觀之自襄公二十七年至昭公二十年凡二十四年其閏法錯亂不知凡幾故杜註以為此日南至當在正月己丑朔也惟司歷不足信故經每於閏月不書祭閏月不告朔亦以是乎以日南至為據則經書正月無冰二月無冰十月隕霜殺菽之類皆紀異也彼梓慎日食之對火始昏見之對彰明較著又何疑乎是故改時改月周家一代之王制如此然在當時已有不盡遵者矣所謂三正

迭用者非謂天下通用也周封杞宋使得用其先世之
禮樂故杞用夏正宋用商正亦祇於其本國用之至於
朝覲會同有事於王國皆遵周朔也自東遷以後王室
陵夷天子不頒正朔諸侯弁髦王制因私用夏正者有
之晉是也攷之春秋經書僖五年春晉侯殺其太子申
生傳稱四年冬十二月太子申生縊於新城僖十年里
克弑其君卓子經書正月而傳在上年之十一月僖十
五年晉侯及秦伯戰于韓獲晉侯經書十有一月壬戌
而傳爲九月壬戌經傳之文錯迕如此葢經據魯曆而
傳依晉史也僖五年晉侯圍上陽卜偃引童謠云丙之

晨龍尾伏晨鶉之賁賁天策焞焞火中成軍虢公其奔其九月十月之交乎丙子旦日在尾月在策鶉火中必是時也至冬十二月丙子朔晉滅虢此在魯史爲十二月而晉固稱十月也至於襄三十年絳縣老人言臣生之歲正月甲子朔以長曆推之乃魯文十一年三月甲子朔也則晉之用夏正可知秦亦用夏正也韓原之戰傳敘秦伯及穆姬語當采諸秦之紀載則獲晉侯之月據晉史亦證以秦史也故太史公秦本紀與晉世家所載獲晉侯歸晉侯時月皆同戰國時呂不韋爲秦相書懸國門月令紀夏正也使非夏正久行於國中不韋敢

自朔始哉即始皇改歲首不聞有行夏時之令其所由來者舊也至三十一年十二月改臘爲嘉平則知其以丑月爲臘月久矣秦用夏正豈待有天下後哉若其正朔建亥稱元年冬十月不過因三代改正遞先一日以秦代周故以亥先子知亥純陰不可爲春即以冬爲歲首彼秦之壞井田廢封建滅禮樂至於始皇焚書坑儒何所忌憚亦何難逆四時之序以冬先於春哉漢因其陋不變故賈生於文帝時汲汲欲改正朔至武帝中年始用夏正漢時君臣何急視若此則亦以其時序無乖特以歲首爲異遂行既久無所不便故因循也而蔡氏

引之以爲周不改時月之證踈矣吾意春秋時因有夏商二正不廢於是列國就其所便凡於王事遵周正於本國用二正者不獨杞宋亦不惟秦晉然也惟魯則斷然周正矣齊仲孫湫謂魯猶秉周禮則齊之不盡秉也可知晉韓起見易象與魯春秋歎曰周禮盡在魯矣則晉之不知有周禮也可知夫正朔則周禮之大者也昭公十七年夏六月日食祝史請所用幣季平子以正月爲辭太史曰在此月也平子不知六月即四月亦習於周正者久也故梓慎於十八年火昏見詳言之曰火出於夏爲三月於商爲四月於周爲五月則亦因魯人不

知五月之卽三月也魯君臣可謂尊周者矣聖人益見
當時有不純遵周朔者故於魯史春正月而加以王正
月若曰此二王之正朔也而敢不遵哉春正月魯史也
春王正月者聖人之特筆也然而遵周朔則實有甚不
便者益用周正則三至不在冬夏二分不在春秋故易
曰至日閉關左傳曰土功日至而畢又曰日南至孟獻
子曰正月日至可以有事於上帝七月日至可以有事
於祖其不言冬至夏至者言不順也言冬至則立春已
半月言夏至則立秋已半月矣二分亦然在夏正則當
春秋在周正則當冬夏故左傳但謂之分所謂日過分

是也又謂之日中所謂爲日中而出日中而入是也葢
亦不便言春分秋分也且夏時分至與啓閉前後相距
皆四十五日周正啓閉之後卽遇至分至分之距啓閉
前十五日後七十五日多寡相懸民家不準以夏時亦
何以順天時利民用哉聖人秉周正所以尊王以一諸
侯也至於民間出處話言因其所便自不能禁卽聖門
弟子欲以暮春浴沂風雩其爲暮春必辰月非寅月也
張敷言謂筆之史冊者用時王正月之數至民俗歲時
相與話言則仍以寅月起數此說是也而足下復引周
禮云云僕平生不信周禮爲周公之書周禮二字見於

仲孫湫及韓宣子即所爲易象與魯春秋及左氏稱謂典故者是也周公制禮作樂其禮樂具見於雅頌及禮書所載甚詳太史公謂周之官政未次序於是周公作周官別其宜作立政以便民即今尚書周官立政二篇也豈別有書哉若如今所稱周禮則官不勝其冗政不勝其煩其病國以擾民也甚矣大雅之頌成王也曰不愆不忘率由舊章何有更張若是王安石黜春秋而信周禮所以亂宋之天下而至於亡也今足下不以左傳證經而以此書爲證得毋好古而有所蔽乎吾人凡有著書後人無不駁之理但須引據甚正原委甚清確然

自信雖難端四起皆有以應之則彼即持其一端之見終不足以勝我也足下以爲然乎否耶餘卷刻成幸更一一示我如何

與方爾止論虞山說杜書

昨在雲從席間可謂縱談然弟意猶未盡也弟力斥虞山之說杜詩兄不以爲然今請更悉陳之據其言中興中字當作去聲因子美至行在詩云今朝漢社稷新數中興年送鄭虔詩云百年垂死中興時二中字若作平聲則不叶律因欲叶子美之律遂改從古中字之音弟向在長干時曾與力辨繫傳曰易之興也其於中古乎

謂易作於上古聖人故稱文王以中古以興也殷有中宗鄭氏云殷王大戊爲湯之玄孫商道寖衰大戊脩德商以復興故表顯之號爲中宗唐亦有中宗以其承武后之後再興唐室皆因先業中衰而後有中興之號今作去聲是何義乎二宗亦可以去聲稱耶且子美中興二字屢見於詩秋日夔府詠懷百韻有云側聽中興主長吟不世賢贈華大夫詩云漢業中興盛韋經亞相傳送靈州李判官詩近賀中興主神兵動朔方諸將詩云神靈漢代中興主勳業汾陽異姓王此四中字亦宜作去聲耶又謂中酒中字宜作平聲亦因唐人氣味如中

酒情懷似別人之句中字作去聲不叶乃摭中聖人之
說改爲平聲此尤不通中酒者爲酒所病如中風中寒
中暑之類皆偶中其筋絡穴道而成病也故云近來中
酒起常遲謂病酒不能起也中聖之中言酒清也非醉
也何事起遲乎若云近體無不叶律之法唐人多有不
叶者卽以子美言之官定後戲贈云老夫怕趨走率府
且逍遥白水明府舅宅喜雨詩精禱旣不昧歡娛將謂
何重遊何氏詩蹉跎暮容色悵望好林泉遊脩覺寺詩
詩應有神助吾得及春遊逢唐興劉主簿詩江山且相
見戎馬未安居王閬州筵借別詩良會不復久此生何

太勞送李卿聯詩覓衣問行在走馬向承明宴胡侍御
書堂詩闇闇書籍滿輕輕花絮飛獨坐詩江斂洲渚出
天虛風物清銅官渚守風詩早泊雲物晦逆行波浪慳
此類不一不可枚舉皆中聯也至於起結全拗又無論
矣則中兩中字固不必作平聲中與中字又何必作去
聲耶或謂關句不妨則去蜀詩如何關塞阻轉作瀟湘
遊非對句耶五言有之七言究亦有之故是聲病寧以
病而妄改音義乎如夔州覆舟詩徒聞斬蛟劍無復爨
犀船本用牛渚然犀事故然字為爨字以叶律豈非尤
病耶而今謝子美詩必無不穩無不叶不拔正經而引

陸德明釋文作張仲反以曲徇子美一字之失因言子美於音訓甚核則試舉子美音訓之不核者言之凡詩中判字多作平聲與拚字同義另有判斷之判乃去聲也子美重遊何氏詩到此應常宿相留可判年本是平聲作去聲以叶律可乎至曲江對酒詩縱飲久判人共棄將赴成都草堂詩先判一飲醉如泥又何以爲平也詩中應字作平聲與宜字同義作去聲乃感應之應也子美峽州四十韻有云刺史諸侯貴郎官列星應用郎官上應列宿事本爲去聲而作平聲因欲叶韻遂謬其義可乎寄高彭州詩爲問彭州牧何時救急難難字本

諸脊令章作去聲以爲平聲押衆字可乎此皆病之尤者虞山又何以回護爲至於玉盤避上文玉字改爲金盤飯煑靑泥坊底芹芹字出韻寺下春江流不流復用春字皆小疵矣虞山尊杜詩謂不敢註至謂昔人言不行萬里路不讀萬卷書不能讀杜詩此語猶不足盡何其尊之已甚耶謂杜詩字字皆有根據則令人詩用慣陳語苟逐字求之豈有無所根據者耶若謂其每飯不忘君國身羈荒徼心戀闕庭纏緜悱惻此亦臣子之大義騷人之本旨非絕無而僅有者也杜詩之佳在於格力氣調迥絕諸家至其體物盡變造險入神幽奇屈曲

之境瑣屑酸楚之情一字匠心生面逼出千載而下讀之如當其時如見其事故其詩千載猶新區區典故之詳核音調之悲壯豈足爲公稱即聲病又豈足爲公譁哉公皆從苦吟而得者若虞山生長華貴沉溺於柔曼靡麗之場又學豐才裕每一屬思應手敏給不知有苦吟一路至於子美之時地情事生平所未嘗歷胸中無此種境界自無此種情思決不能作此等語亦豈能知此等詩之妙哉其所知者典故與音調而已近日腹笥之富討論之精莫如虞山其說杜詩多所攷證少事解釋然吾謂其攷證亦有傅會者如言秋興蓬萊一章是

公獻賦蓬萊宮時事是也若瑤池紫氣二句自是國家全盛天下無事人主惟求長生好神仙緊接承露金莖一語耳必以王母指貴妃謂曾爲女道士以函關句謂指老子降形田同秀獻靈寶符事以譏玄宗之荒淫失政毋乃鑿乎吾謂此皆稱承平盛事追思宮闕之壯威儀之肅而自慶於肅宗時以拾遺扈蹕曾沾青瑣之班於其上也恐無譏刺之意昆吾御宿章謂記與岑參遊渼陂之事仙侶同舟指參兄弟亦似未然按渼陂行其遊値風浪雷雨儻徉泛舟而天暝月出與此詩情狀迥異公遊渼陂非一度與鄠縣源少府宴渼陂詩云應爲

西陂好則漢陂即西陂也其西陂泛舟詩云青蛾皓齒在樓船橫笛短簫悲遠天春風自信牙檣動遲日徐看錦纜牽豈非佳人拾翠仙侶同舟之左證乎不指此而指彼何也其所自矜捌獲則勃律天西采玉河堅昆碧盌最來多舊隨漢使千堆寶少答胡王萬匹羅一章也按勃律堅昆皆西方絕遠之國國初以來朝貢不絕自吐蕃之亂貢使不通因蕃賊總退追憶昔時二國貢物之盛朝廷賞賜之隆庶可再見之今日所以志喜也詩意似止如此今因一寶字起論而引西域記四主之說為證不過自夸其博耳詩果有是意乎異國之書作者

咨有未見何取窮搜爲添蛇足諸說亦據況所稱聊以相難弟實未見其書聞箋註已行必當確而有據終不以一瑕疑其全瑜也惟兄更有以教之如何

己酉秋因阻皖上爾止自白門來日與辨難聊以解發因作此書書甫成而爾止病未幾返棹遂死此書亦竟未見悲夫惠子既死莊生無其質矣見之益增老友之慟

與徐公肅司成書

別後因人爲汴梁之遊涉滹沱過漳河一路懷古多有吟詠無由錄呈座右一悉旅情弟老矣念與諸君子尊酒論文不知後會更在何日也向與閣下聚首於令母舅寧人笥齋寧人極詆陽明之學又出吳江二老生所

奇爲陽明書比之毒藥猛獸偏示坐客弟見其方寸敗紙耳字畫怪誕文理惡劣皆陳羹餿飯語不惟未嘗見陽明書并未嘗讀程朱書者不知寧人何以欣然夸示人也弟見寧人駡與甚勇如此固陋尚欲引之爲助其所以惡陽明者至矣故默不與辨酒閒問曰觀涇陽何如曰正學也弟曰余觀其解學庸亦頗采陽明語何也寧人大咍以爲妄問弟見諸何書弟偶失記無以應益大喙久之曰君元來於此事甚淺閣下爾時亦主寧人之說以涇陽淡闢陽明者也猶記之乎弟比大慚非慚其學之淺慚其以爲妄也旣抵家搜諸敝簏得之盤顴

先生小心齋劄記也即命兒子鈔奉寄託爲轉致寧
人以謝此衡頃再至汴梁則孫徵君重刻聖學宗傳所
謂小心齋劄記儼然載於其後書行想閣下與寧人皆
得見故不更寄所錄也徵君學陽明之學弟不敢知但
涇陽先生采陽明語一一可按弟固非妄言也寧人學
問淹博弟不能窺其萬一但似詳於事而疏於理精於
史而忽於經經如春秋說不謂不精要亦史類也弟嘗
與論易謂象數而主義理謂程傳朱義外不容更有見
經不省程傳但言義理朱子兼道象數本義之外復有
啓蒙故因程演周經補傳義盡則寧人於程朱之異尚

末流悉弟故以爲於經怨也至於稽古之勤攷證之核近世罕有其匹蒞其目力所到應無遺編而顧先生小心齋劄記獨未之見又可怪也抑弟更有請焉陽明宗象山象山與考亭異者吳幼清以爲一主尊德性一主道問學也聖人之學具是二者今謂主其一豈卽廢其一耶亦其所從入不同耳讀書而有悟與悟後之讀書何以異哉若等人不喜人言性與天道專以多聞多見好古敏求爲聖人之爲學則自不信有悟之一路也豈其然乎幸轉致鄙私期更有以敎我

與恨亭禪師論莊子書

承示漆園指通關序於弟伏讀之竊有請焉師以莊子開宗門之先應踞祖位尊其書爲之拈提偈頌辯之宗門語錄弟未敢以爲然夫莊子固老子之徒也天界浪杖人以莊子爲孔子之孤而託諸老子作託孤說甚奇此巧於發明孔子而借莊子爲孤以傳孔子之眞者也而師以此說空就祖道未入中國時言自教外別傳以後莊子明爲宗門之一枝旁出其背承嗣柱下哉夫莊子言道德而背仁義毀禮樂其言必稱老子莊子之爲老子嗣久矣然其意中所尊服者則惟一孔子其言之涉於侮慢者此訶佛罵祖之智也嘗以己說託爲孔子

而稱之者以爲孔子必當有是說也而又假託老子教孔子之說以爲孔老相見時曾作如是說也一正一反抑之揚之以逼出孔子設教之所以然若認作實語便是癡人前說夢矣大傳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論語曰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也是故仁義禮樂皆道之可見者所爲器也孔子之言不離器以爲道不離下以爲上然聽者不察或得其下而昧其上莊子以爲不盡去其下則上不可得而見也益以救夫受教者趨而愈下之弊所以爲孔子救也其稱孔子之語老聃惟是治詩書禮樂易春秋六

經而老子曰夫六經先王之陳迹也豈其所以迹哉今子之所言猶迹也夫迹履之所出而迹豈履哉莊子於仁義禮樂詩書之術極力排擊其大旨要不出此數語亦豈有甚戾於孔子之教哉孔子於子夏禮後于語而深賞之特不欲盡言之耳莊子之源流實自子夏子夏知其後而篤信謹守不敢略其後焉蓋以非是後者無以治世也此儒者之學也莊子欲盡捐之蓋知當世之必不可以仁義禮樂治也世不可治而習其說者徒以繁文長僞而聖人之道不復見矣固不如託諸老子爲天下無所可用之人而徒存其大言使萬世而下庶幾

猶見聖人之道杖人以爲託孤於老子豈不然乎弟以釋自釋儒自儒莊子指無不通而師以爲獨通宗門謂之爲釋家敎外別傳固不如杖人謂之爲儒家敎外別傳爲較近耳何則釋氏所言皆出世法也若莊子固有用世之志有用世之學惟世不可用而始託爲無用之言以藏其身者也觀其內七篇語語精於涉世亦妙能用世者至於外篇有曰物者莫足爲也而不可不爲又曰上必無爲而用天下下必有爲爲天下用諸如此說莊子豈不能用世者乎莊子之用以自然爲宗感而後應迫而後動不得已而後起其學一本諸湯司馬談曰

不爲物先不爲物後因時爲業因物與合因固易之道也故吾著易學之後繼之以莊詁誠以莊子洊有得於吾易之學與師以爲宗門之一枝固有間矣所見各異故不敢爲序見異而序其書是違心之論也任己見而反師說又失師見委之旨敬述鄙說質諸侍者以各成其是而已

田間文集卷第四